薛宝钗：一直被误读，从未被理解

红尘幻境，上演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欲望之舞。欲望之舞，让人迷醉，也让人疯狂，但悬崖也如影随形。欲望之舞的尽头，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但是，要在悬崖前勒住狂躁的欲望野马，又谈何容易？正如第一回脂砚斋针对甄士隐解注《好了歌》所作的批语：“古今亿兆痴人，共历幻场。此幻事扰扰纷纷，无日可了。谁不解得世事如此。有龙象力者方能放得下。”

悬崖边的欲望之舞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沉迷与挣脱之间万千难，人生犹如苦海。第十八回脂批指出，苦海慈航“寓通部人事”。但是，苦海如何慈航？文本以风月喻理，无边风月里，也暗藏着无边苦海。因此，文本又名《风月宝鉴》，脂砚斋指出，其本意“是戒妄动风月之情”。“戒妄动风月之情”，即可让生命之舟在波诡云谲的人生苦海里，划出安全快乐的航迹。

风月宝鉴来自太虚幻境空灵殿，是警幻仙子所制，因此，太虚幻境其实是超越末世悲剧的、充满处世智慧的文学寓言之境，呈现在“表里皆有喻”的文本中，就是第五回宝玉梦境中的太虚幻境“仙花馥郁，异草芬芳”，其中除了幽香的“群芳髓”之外，还有“清香异味，纯美非常”、“隐哭字”（脂批）的“千红一窟”和“清香甘冽，异乎寻常”、“隐悲字”（脂批）的“万艳同杯”。

文本中，薛宝钗佩戴金璎珞，錾于其上的八个字“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继”，来自癞僧，与太虚幻境有关，而她所服用的“冷香丸”，药方和药引子也都是癞僧给的，脂砚斋指出，药引子“是从放春山采来，以灌愁海水和成，烦广寒玉兔捣碎，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。”因此，可以说宝钗天生自带太虚幻境。

在“表里皆有喻”的文本中，拥有与太虚幻境密切相关的象征物一一金璎珞和“冷香丸”的薛宝钗，本身就是一个大隐喻，其寓意与同样来自太虚幻境的、“戒妄动风月之情”的风月宝鉴相通。因此，宝钗可以抑制从胎里带来一股“凡心偶炽，是以孽火齐攻”的天生热毒，能够“历着炎凉，知着甘苦，虽离别亦自能安”，对她而言，“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”。
“冷香丸”的幽香其实就是宝钗生命的芬芳，脂批指出:“这方是花香袭人正意”，脂砚斋的意思其实也是，拥有象征物“冷香丸”的宝钗，才真正是超越末世悲剧、进入怡然自得之乡的花香袭人的太虚幻境。

第五回脂批指出，“冷香丸”可对太虚幻境中的幽香的“群芳髓”，暗示“艳冠群芳”（第六十三回）的宝钗是“群芳之精髓”，同一回脂批又指出：“题只十二钗，却无人不有，无事不备”，因此，在假借意在“使闺阁昭传”又“表里皆有喻”的文本中，“薛宝钗”具有“道济天下之溺”的深远意涵。

因此，“罕言寡语，人谓藏愚;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”的她，在文本中是引领众生的人间女神，是集生活智慧之大成者，是“苦海慈航”的智慧化身。

可是，贬钗派也许会嗤笑，还什么女神、智慧化身，我就是觉得宝钗问题多多，作者就是深恶宝钗。但是，贬钗派的这些论据，要么根本站不住脚，经不起推敲，要么无视脂批的存在，误解了作者的本意。

比如，第二十二回贾母因喜欢宝钗“稳重和平”，便自己蠲资二十两，要替宝钗作将笄之年的生日，问她爱听何戏、爱吃何物等，宝钗深知年老的贾母喜欢热闹戏文、爱吃甜烂之食，便总依贾母向日素喜者说了出来。贬钗派会说，你看宝钗曲意逢迎，多么圆滑世故。

但是，从人情的角度，长辈喜欢晚辈，晚辈是不是也应该投桃报李，多为长辈想一想？即使贾母没有蠲资为她作生日，体贴长辈，本来就是晚辈宝钗的分内之事。“百善孝为先”，孝顺孝顺，孝以顺为先，宝钗顺着贾母，何错之有？

如果宝钗故意反着说，贬钗派依然还是会找出理由来抨击宝钗，比如冷漠无情、不知感恩等等。在贬钗派的眼中，宝钗的一举一动，似乎都是经过精心算计，藏奸隐邪，只能感慨，做女人难，做宝钗尤其难上加难。

请看“深知拟书底里”的脂砚斋对于贾母眼中的宝钗“稳重和平”所作的评价，“四字评倒黛玉”，完全是赞扬，丝毫不见讽刺之意。虽然从文本整体出发，钗黛“人却一身”（第四十二回脂批），并不存在褒钗贬黛或褒黛贬钗的问题，但如果这样的宝钗还是问题多多，那么，被宝钗评倒的黛玉在文本中将会是怎样一个不堪的形象？

第二十七回，追赶一对玉色蝴蝶的宝钗，在滴翠亭外听到小红和坠儿商量密事，担心她们知道自己听了她们的短儿，到时生事，于是急中生智，使了个“金蝉脱壳”，让她们误以为自己在追赶黛玉。贬钗派如获至宝，就据此认定宝钗奸邪，想嫁祸于黛玉。

但应考虑文本中的钗黛“名虽二个，人却一身”（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），如同一个人用右手从左手拿走东西，不能算偷窃，钗黛之间并不存在嫁祸的问题，这其实是作者“恣意游戏于笔墨”（第八回脂批），作者之意只在于“实借红玉反写宝钗也”（脂批），写出宝钗作为“闺中弱女，机变如此之便，如此之急”（脂批）。

贬钗派还认为宝钗冷漠无情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特别是她在金钏儿投井自尽之后的言行。但其实宝钗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，是即使无情也动人，何况宝钗是有情之人。因此，这里的“无情”，不能理解为灵魂冷漠，更不能解读为圆猾奸诈;这里的“无情”的“无”，并不是真正的虚无，“无”包容了无边。

薛宝钗的“无情”，恰合第三十二回脂批所引用的汤显祖的《怀人》诗:“无情无尽却情多，情到无多得尽么？解到多情情尽处，月中无树影无波。”该回宝钗闻说金钏儿投井自尽，忙去王夫人处道安慰。见王夫人伤心垂泪，劝慰道:“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这么想。据我看来，他并不是投井，多半他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跟前憨顽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他在上头拘束惯了，这一出去，自然要去各处玩玩逛逛，岂有这样大气的理！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”抛开她不知个中缘由，看似无情，却是“善劝人，大见解”(脂批)。王夫没有合适的新衣服给金钏儿妆裹，宝钗主动要将自己新做的两套拿出来，并笑说自己从不忌讳这些。

第六十七回，尤三姐自刎、柳湘莲冷入空门之后，薛姨妈“心甚叹息”，连“呆霸王”薛蟠也泪流满面，而宝钗同样也并不在意，说道:“俗语说的好`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……如今已经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……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，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。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。回来几个月了，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，也该请一请，酬谢酬谢才是，也叫人家看着无礼似的。”

生命只是万千偶然中的最后一个偶然，但生离死别却是所有人无可逃避的命运，是人生的必修课。如何对待生离死别，是人生重大的课题。既然一切都无可挽回，时时纠缠过去，沉溺于悲伤的苦海中而不能自拔，又有何益？逝者已矣，生者前行，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，努力在命运可能的范围内，活出最好的自己，这既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和告慰，也是人类总是生生不息、红尘总是熙熙攘攘的奥秘所在。

薛宝钗这种豁达超脱的态度，看似无情，其实正是她的不凡之处，是对生离死别的大彻大悟的大智慧，也是对生的极致有情。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大彻大悟的大智慧，让她的生命拥有了雄壮的特质，能够从容应对人生的风风雨雨。